

支起帐篷看湖景

□史国华

元旦假期,阳光灿烂,我和夫人与女儿、女婿携两个小外孙一起在无锡郊游。

长期居住在城市,整天繁忙且快节奏的工作似奔命街头,利用假期走向自然,在蠡湖边草坪上支起帐篷看湖景,享受独特风采,风餐不露宿,也其乐融融。

女婿头天晚上就做准备工作,从储物间搜了一袭装备,什么燃气炉、平底锅、主副食品、饮料茶茗,外加玩具、图书、渔具,小拉杆车都快装不下了。

蠡湖北岸,平滑的湖坡像铺了地毯一样,软绵绵的草坪枯黄与翠绿叠加着,一排排小树林虽已落叶,但挺拔的躯干仍显生机活力。已读四年级的大宝跑前跑后带着他爸爸支完帐篷又架设折叠桌,上小班的二宝认真地与妈妈对话:“我要属小老虎。”“为什么要属虎呢?”“小老虎可以多吃肉啊!”

湖边的帐篷五颜六色、形态各异,我在西邻一顶硕大的土黄色六角形帐篷前与篷主闲叙,现代的帐篷不但时尚还

在留坝支医的日子里

□吉安庆

2021年9月,南通市崇川区组建了一支由9人组成的精干支医医疗队,奔赴陕西汉中开展对口支援合作工作。

汉中市留坝县,是一个常住人口不到4万人的山区小县城,民风淳朴,历史文化积淀深厚,由于人口严重流失、交通欠发达等原因,发展相对滞后,医疗卫生事业也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。医疗队员深感使命之重、责任之大,以组建一支真正惠民益民的“带不走”的医疗队为目标,全力投入留坝的医疗卫生事业。

留坝县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一所公立二级乙等综合医院,承担着全县人民的医疗保健服务工作。全县12所中小学生的体检工作全部由该院承担,看到医院人手不足的现状后,南通支医队伍主动请缨参战,“体检会战”由医疗队队长张海峰统筹分工:吴平负责测试肺活量,蔡炎担任医学检验工作,朱小妹对学生进行健康指导,我监测脉搏、血压等生命体征,谭云飞进行体格检查等工作。

然而,就在紧张繁杂的体检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时,多位队员先后因为劳累而病倒,但是他们轻伤不下火线,仍然坚守各自的岗位,零差错地完成了体检任务。其中,吴

给力,帘前的平毯似家门口的小院,出入口上方设了挡雨遮阳片,内部隔有前厅、书屋、休息间,精致小巧的书屋中央放着折叠书桌,两侧是折叠椅,台灯柔和的光芒洒满桌面。

忙乎一阵子后,两外孙一会儿在帐篷里看杂志、玩玩具,一会儿在草坪上奔跑嬉戏,女儿张罗着煎牛排,女婿已煮了一壶红茶。我与夫人在小桌旁落座,和煦的阳光下,我品着红茶香醇与甘甜,暖意渐浓。望着平静的蠡湖在微风吹拂下波光粼粼,仿佛身临湖光山色景中,大有仰望深邃星空之势、畅饮醇香美酒之意。湖对岸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少了些闹市里气势恢宏、雄伟壮观的繁华。倒是东侧高高耸立的摩天轮慢悠悠地转啊转,依稀听到游客惊讶的呼喊声。忽然间湖面上一群红嘴鸥由远而近贴着水面飞来,千姿百态,两个小外孙顿时手舞足蹈地欢呼。整个中午,我们闲谈着旧日往事,诗与远方,着实体验了一把大自然里以帐篷为家、草地为床的原始情趣。

芬芳
一叶灯下
漫笔

平医生因在劳累后感染风寒,导致重症肺炎,但她宁可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去医院输液,也要坚守在岗位上。谭云飞医生通过细心观察发现,有很多幼儿园和小学的学生因为年龄小,惧怕戳手指而抗拒体检,他便和团队成员一道,买来糖果安抚小朋友。很快,小朋友们便放下恐惧,在欢声笑语中完成了体检。经过连续9天的奋战,完成了3200多人次的体检工作。

前期工作结束后,体检结果由朱小妹医生负责电脑录入汇总和数据分析,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和久坐,诱发了朱医生头昏目眩恶心、腰部剧痛不能行走的旧疾。得知这一消息,医院各级领导和南通支医医疗队的队友们多次劝她休息,但每次都遭到了她的拒绝,她坚定地说:“我还能坚持!”

在援陕的日子里,支医医疗队员们正在努力适应陌生环境的同时,查房、值班、带教、义诊、疫苗注射保障、新冠肺炎医学隔离点保障等等,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。公卫科、消化科、康复科、体检科、手术室到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乡镇卫生院、紫柏广场乃至村民们山间的茅草屋,到处都飘荡着他们科普义诊时的欢声笑语……



笑脸相迎 陈顺源

趣画、趣事、话“老牛”

□康戎

玉兰
一瓣

老牛属牛,身高八尺,一头帅发,腹部微凸,两腿欣长。老牛出道早,资格老,画路宽,出手好。又肯平易近人,不造作、不装神,见人主动招呼一脸微笑。年长的道一声“老当益壮”,年轻的赞一句“年轻有为”,即便遇到采风时雇来的司机,也会三言两语就将对方侃得满面红光、聊得称兄道弟,倦意全无,一路凯歌……

老牛运气好,起步就得沈行工、陈守义等尊师亲炙,中年又入中国画研究院深造,得到李可染、刘勃舒等人指导,平时又常和有着与范曾、袁运生同为“通中三画友”之称,艺术素养甚高的王镜蓉过从,再加上自己聪明还颇为用功,早早成名自不在话下。

老牛成名后也乐于助人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通美术学子,很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启迪、帮助,或多或少喝过、沾过老牛的“牛奶”,我就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画家纪枢的引荐下看过他大量的速写、默写。20世纪90年代,我创作过以张謇、金沧江、特来克为主体的人物三联画,他主动为我修改草图,毫不吝惜他的真挚与诚恳。

他的行为也影响到后人,他儿子小时就知道父亲乐于助人,某日路遇乞丐,热情地邀请说:“走!跟我回家去,我爸那儿有吃的。”

老牛胃口好、身体棒,善游泳、能乒乓,作息有规律,吃嘛嘛香。外出采风,天南海北、沙漠荒原乃至异国他乡都对他的生物钟没有丝毫影响,倒头就睡、起床就画、到点就吃、从不挑食、有啥吃啥(据说这一点我俩相似度高达99%)。曾让同道看破,也让同道羡慕。

老牛善饮、善交际,上了酒桌,数他最忙,撇一片鱼给左首、夹一块肉给右边,最后一定会要一盆红汤面,说是

常来常往。不少需要对方共同开展的工作事宜,都能在酒桌上搞定。单位工作,“行万里路”,写生、采风是重头。老牛曾率我们深入宁夏、漫游乌海、穿行青藏,既陶冶了大家的情操,又开阔了大家的视野,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众所周知,要完成好写生任务,住好吃好是关键,老牛每次都动用人脉关系做好保障。厉害的一次在西藏林芝,因为高人关照,一路顺畅,还被邀请入住军营,18军原军长张国华、政委谭冠三曾经的小楼也被我们住了。

老牛在尊老爱幼助同道方面做得也是有目共睹的,从20世纪80年代担任美协领导起,每年都带队慰问老画家,并在晚报发表“南通画家寿星多”等介绍老画家人品、艺德的文章;由市教育局少年宫创办的“小巧手”才艺大赛,他从第一届评委干到了第三十届。在文联、美协、画院工作时,先后与10多位老中青画家合作,相互取长补短,在帮助了别人的同时自己艺术上也取得长足进步。

老牛爱画,外出写生坐着画、站着画、随意着画、思想着画、候机时画、行车时也画,总之,手不离笔、身不离(速写)本。钢笔、速写本几乎是他采风生活的全部。而其他“随从”,待遇可就没那么好了,老牛有一胳膊粗细的热水杯,跟了他十多年,屡遭“遗弃”却又每每回转,最传奇的一次到金华,下车才想起落在车上,大家以为这次他要与爱杯永久分离了,不料他却打开了手机,原来车上的邻座是他侃出来的南通老乡,早就互留了号码……最要命的一次人到伊犁,身份证却落在乌鲁木齐,好在同道热心、定位及时、机场服务周到、快递准点给力,同样有惊无险、失而复得。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落

下,但他的钢笔、速写本却没落下过,因为利用率高,一直攥在手中。老牛趣事多,三天三夜也说不完,诸君要听,请待下回分解吧!

说正经的,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,记录下来都是有用的、都是有可能出彩的,这由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兴趣爱好及如何看事物、如何表现事物的角度、思想、方法决定着。

老牛看事物、表现事物有人间烟火气,注重一个趣字,这在他近作里尤为突出,《蒸馒头、蒸糕》《祭祖》源于儿时的记忆,年糕较沉,孩子顶在头上可转移部分重力,可他没想到的是头屑、头油也粘在糕上啦;过年了、孩子好奇地从门缝里偷窥堂屋祭祖,就是见不到一个祖宗,而供桌上烟雾缭绕背后的供品,也许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。《敬老长寿面》中,老人张嘴向天,孙子举面而下,惹得不知就里的猫咪也举头呆望;卸下两块门板,在中间竖起一排砖,乒乓就玩起来了,只要是这代人,就有可能见过、干过。《爱心》《老灶新户》则源于对人与自然敏锐的观察。雨天,农户将衣遮于马身,斗笠护首,马驹与孩童则避身其腹下;水牛误闯农家,见水就饮,吓得栖息一边的双鹅嘎嘎乱叫,这些场景如没亲身经历,则不能表现,也没有从趣味出发的行为认同,也不易表现、不好生发。当然,他的一些主旋律作品,如《乡间小路》《东进,东进》等,亦不乏庄严之相,自另当别论,限于篇幅就不在此展开。

尽管我个人偏好他纯水墨一路的作品——黑白分明,单纯、强悍,没有背景,不讲故事,直指本心。但这不妨碍我尊重、欣赏他现在富于叙事风格的作品,我相信这是他艺术追求的一段记忆、一种兴趣、一个阶段或是一种必然。

看到这儿,大家都知道我说的谁了吧?对!老牛姓侯,名德剑,我们共同的朋友。